

671.3403
078
17

新修南陽縣志

新修南陽縣志
PDG

新修南陽縣志目錄

卷首輿圖

縣境全圖

山川圖

城關圖

縣署圖

卷一沿革表

藩封表附

卷二疆域志

星野

山川

古蹟

風俗

物產

卷三建置志

城池

官署

壇廟

鄉保

集鎮

卷四職官表

宦蹟附

卷五田賦志

戶口

田畝

錢糧

鹽法

倉儲

卷六學校志

貢舉表

世職表

封贈表附

卷七祠祀志

名宦

鄉賢

忠義孝悌

節孝

卷八兵防志

歷代兵事

屯衛

驛鋪

保甲

卷九溝渠志 陂堰

卷十藝文志 金石附

卷十一人物志 列女附

卷十二雜記 祥異 流寓 仙釋 寺觀

南陽縣志卷十一

人物

昔漢南陽太守問風俗人物於宛人朱穆對云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未可悉數張衡亦云其君子宏懿明叡允恭溫良於美哉南陽人材隆於漢世矣蓋方是時宛爲陪京帝業所基英俊之倫應運而起卓茂孔休以德行重洼丹宗意以經術顯吏治則任延張堪宗均強直則左雄朱季文學則張衡朱穆獨行則李善董班將帥則吳漢陳俊任光李通星厓則李守醫術則張機並皆卓卓見於傳記可不謂盛歟魏晉迄唐雖不逮

漢賢哲傑出亦時有焉五季以降希復有傳遂使忠孝節義之事黯然不得與漢唐比隆蓋亦史氏之咎已明輔國中尉朱器封博學能文所著宛志略紀縣中人物當詳而其書不傳惜哉康熙舊志人物二卷實兼紀南召同治中知府劉拱宸又輯府屬人物爲專書縣人見載者百有數十今故略爲編輯已入鄉賢祠祀者不復見又魏晉以上諸稱南陽人者或非實隸今縣地亦詳考而區別之人物附載列女其原蓋出於列女傳一統志亦然故凡事實可傳者並著於篇

周

百里奚

見祠祀

范蠡

見祠祀

西漢

陳恢

直不疑

見祠祀

杜延年

高祖赫
緩欽

父周
欽子業

宋勝之

孔休

彭偉

杜公子

彭宏

陳恢宛人

統志

沛公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舍人

陳恢踰城見沛公曰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

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

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乃以宛守爲殷侯封恢千戶

節漢

杜延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人也

漢書

先世有杜赫者好謀

有辯才嘗重景翠於周後爲秦大將軍食采於南陽衍

邑因家焉世遂稱爲杜衍赫少子秉爲上黨太守秉生

南陽太守札札生周漢武帝時爲御史大夫周三子延

壽延考嘗夾河爲郡守延年其季也

節漢書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

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

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

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

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

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
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奸
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
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宏羊子遷亡過父
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
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
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迺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
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
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
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

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史
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
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
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
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
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
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
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

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
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
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
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和寬順
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權鹽
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
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
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末寢
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

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伉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功比朱虛侯劉章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按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

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上以璽書
讓延年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
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
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
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
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駟
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始
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
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

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
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
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
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漢書

本傳

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茂
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
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迺爲小冠高廣財二
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
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

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媼姪雖欽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

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
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
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
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元
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
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
復重言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
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畧陳其禍福甚可
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

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享國察近屬之符驗禍
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
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
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
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
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播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
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
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
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

隆及始初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
遴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
君力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慚懼乞骸骨去後有日
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
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
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
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
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
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
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

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
乘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强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
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
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
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
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
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
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
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

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眾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乘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
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
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
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
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
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
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
足備言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以病免徵詣

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

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

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按前漢書匈奴

傳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

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伊邪莫演言欲降使者以問

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受其降時欽爲議郎奏曰漢興

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誦體

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

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

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

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

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吏或者設爲反閒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

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

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

心便對奏天子從之又西南夷傳河平中夜郎王興

與鈞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遣大中大夫張匡

南陽系示

卷二十八物上

一

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欽說
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
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
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
時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
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温暑毒草之地雖有
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無所施屯田
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
赦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
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
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
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
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
害鳳於是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斬夜郎王興蠻夷
畏服又西域傳屬賓國武帝時通中國遣使奉獻元
帝時國王陰末赴殺漢使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
遣使者報送其使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屬賓王陰末
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
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
也有求則卑詞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

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
阨非蜀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
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梅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
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
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
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
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
肯給攬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旬無所得離一二旬
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厯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
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
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
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
度畜隊未半阨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
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
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
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業見鳳專政
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

秦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

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閒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頃之復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書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

起鳳就位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
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自責
至誠動眾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
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
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
忘王室也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嘆
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
於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昭
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
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

奏章章死詔獄眾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
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
坐官職疑其以日食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
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
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
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卽從官
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
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自行
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優游不仕以壽終臨終
作文命刊石埋墳前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

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

業嗣

漢書

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旣出關伏罪復發下洛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追論方進罪會成帝崩哀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宗室諸侯微弱

與繫囚無異自左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奸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

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
陳平尙存不者幾爲姦臣笑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
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
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
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
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
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
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
濶略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尙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
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

南陽縣志 卷十一
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前漢書
本傳

宋勝之南陽安眾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於穀城
隙中孝慕甚篤隙眾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
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於有親者貧依姊
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哀爲東
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眾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
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
原辟之不至平帝元始三年病卒於太原

高士
傳

孔休字子泉南陽宛人初仕郡爲門下掾哀帝初王莽

就國新都太守以莽貴重特選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
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侯之莽緣
恩意進其玉貝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
面有癥美玉可以滅癥欲獻其瑑耳卽解其瑑休復辭
讓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椎碎之自裏以進休乃受及莽
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

漢遣使齎元熏束帛請爲國師遂嘔血託病杜門自絕

光武卽位詔求休子孫賜穀以旌顯之

節漢書王莽傳
後漢書卓茂傳

彭宏

一作容

南陽宛人哀帝時爲漁陽太守有名于邊容

貌飲食絕眾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

食者故宏徙爲雲中太守

東觀漢記

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

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

後漢書彭寵傳爲宰衡誅不附已者

按何武傳莽

南陽彭偉杜公子邠國豪傑坐死者數百人顏帥古曰

彭偉及杜公子皆南陽人偉與宏姓同地同事同而名

異謹錄以俟攷

哀漢

卓茂

見祠祀

吳漢

見祠祀謝躬附

朱祐

劉隆

陳俊

任光

子隗

李通

父守

弟軼

任延

見祠祀

趙憲

見祠祀

朱暉

見祠祀

趙匡

芟充

汪丹

宗成

宗廣

宋均

族子意

張堪

見祠祀

孔嵩

見祠祀

李善

見祠祀
李續附

邢穆

魏滿

鄭均

尹勤

趙勤

張奉

張衡

見祠祀

張喬

孔喬

左雉

見祠祀

朱穆

見祠祀

董班

李奇

李休

宗慈

車遂

宗資

范津

何進

父真 弟苗

劉逸

劉宏

張璣

韓晞

張羨

宗承

張津

文穎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
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爲護

軍及世祖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卽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涓陽祐軍敗爲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

七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破姦將軍

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
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
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
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
人肉袒降祐輜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
祐廢詔受降違將師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
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鄗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
直尙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
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
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

食邑七千三百戶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
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
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
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
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
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
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永
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爲鬲侯

後漢書
本傳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
與安眾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

冠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
世祖在河內卽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
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
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
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
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
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
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
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

之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
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
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
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
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
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
爲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
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餘級
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及大司馬吳漢
薨隆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

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後漢書本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

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引擊頓丘降三城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疆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贏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時琅邪

奉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
人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進破胸賊孫
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
俊得專征青徐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
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
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
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
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浮卒子專諸
嗣專諸卒子篤嗣

後漢書
本傳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

嗇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入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
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
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
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
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功曹阮況五
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光斬
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
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
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
皆稱萬歲卽時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

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悉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卽降旬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建武

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牧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卽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爲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爲光祿勳所厯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卽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成

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
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
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時皆恃賴之永元四年薨子屯嗣
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
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後漢書
本傳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
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麻
識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爲五威將軍從事出補丞丞
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
氏爲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以此不樂爲

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
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
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
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軼往迎光武
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
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嘗
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卽如此當如宗卿師
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旣深知通意
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
大夫及屬正因以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

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
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
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
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上書歸
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
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
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
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
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
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

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
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柱國大將軍輔漢侯
從至長安更拜爲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爲舞陰王通從
弟松爲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
弟伯姬是爲甯平公主光武卽位徵通爲衛尉建武二
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
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爲前將軍
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
中賊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域破之還屯田
順陽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

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爲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甯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卽日

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李軼後爲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後漢書本傳

趙匡南陽人爲右扶風將兵助馮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時公孫述將程焉屯陳倉匡與異迎擊大破之節後漢書馮異傳

芟充字子河

一作何

南陽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

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

兩車茨子河也後漢書注建武中代衛颯爲桂陽太守亦善

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

益焉見後漢書至今江南頗知蠶織皆充之化也後漢書注

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

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

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東觀漢紀下有論字

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

十後漢書本傳

宗成南陽人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成自稱虎

牙將軍入畧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自稱定漢將軍以應成眾合數萬人公孫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兵士暴橫述惡之因選精兵千餘人擊成破之初垣副以漢中亭長聚眾降成爲成將自稱輔漢將軍至是副殺成以其眾降述

節後漢書公孫述傳并注

宗廣南陽安眾人任光爲信都太守世祖至光迎謁拜左大將軍使將兵從留廣領信都太守事

節後漢書任光傳後

爲尙書王梁違命帝大怒遣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

節後漢書王梁傳

鄧禹將馮愔與宗

歆爭權愔殺歆反擊禹禹以聞帝使廣持節降之愔護

軍黃防執情將其眾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請廣降廣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乃悉斬之

節後

漢書鄧

禹傳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旣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

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卽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

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

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
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
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尙書令每
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
卽縛格之諸尙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
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黄門
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賞卽遷均司隸校尉
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
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
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

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
兩鬮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
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
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
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
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尙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
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
卒于家族子意後漢書本傳 按黨錮傳司空宗俱碑
宋應作宗以正史相沿已久姑仍之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尙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少
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

初中徵爲尙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

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疆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
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
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蚤就
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罄京邑婚姻之盛過
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
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
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
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
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
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

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

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
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
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
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放縱意隨違舉
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

爲司空

後漢書
本傳

邢穆字綏公南陽宛人永平十四年夏以鉅鹿太守爲

司徒

後漢書明
帝本紀

魏滿字叔牙南陽人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

守

後漢書
戴憑傳

鄭均安眾人素好名節爲西曹掾明帝欲復更太尉府
時公趙憲也均以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宮寺罕魃爲虐
民不堪命曾無殷湯六事趙憲云漢之辭今府本館陶
公主第舍員職旣少舊足相容憲表陳之卽聽許其冬
臨辟雍厯二府見皆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
歎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時憲子世爲侍中驂
乘歸具白之憲以爲恨頻譴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

續漢書百
官志注

尹勤字叔梁南陽人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

東觀

漢紀日治韓詩事薛
漢身牧豕事親至孝

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

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

無子國除

後漢書
陳寵傳

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談清論以激勵之霸卽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韉

卽中

東觀
漢記

張奉南陽人章帝時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奉聞其名往侯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喜動顏色奉高尚士也心賤之自恨其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

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

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後漢書劉平等傳序

張喬南陽人安帝時爲益州刺史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喬討之喬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櫟榆擊之先以詔書示三郡密徵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求

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
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
圖畫其像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殺長吏喬與
西部都尉擊破之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
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會侍御史賈昌使
在日南卽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
兵穀不繼帝以爲憂中郎李固薦喬勇畧仁惠可以任
用前在益州曾有破虜之功卽拜喬爲交阯刺史喬至
開示慰誘並皆降散六年以執金吾行車騎將軍將兵

屯三輔漢安元年罷

後漢書順帝紀
南蠻西南夷傳

孔喬字子松南陽宛人學古文尙書春秋左氏傳

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

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後漢書樊英傳注

董班字季南陽宛人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
交非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爲梁冀所誅露尸
於四衢乃星夜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釋
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
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由是顯名三公並辟不赴後遂

隱身莫知所歸

後漢書李固傳及注

李奇南陽人註前漢書并泰階六符等書行世

前漢書叙例

李休字子材南陽宛人王莽竊位漢祚中移休父翼佐世祖定天下錫封茅土休少好學游心典謨鉤深極奧窮覽妙旨古今疑義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靡不昭晰司空胡廣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固請皆不就永壽二年卒於家

蔡中郎集
詳金石

宗慈字孝初南陽安眾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後爲修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後漢

書黨
錮傳

車遂字德陽南陽人隱居不仕聞番禺董正令名不遠

萬里徑往投止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數年遂得病正爲
傾家救郵疾篤命絕殯殮之禮如同生正身自送於南
陽

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家代爲漢將相名臣資少在
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
遷汝南太守署范滂爲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
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故當時爲之謠曰汝南太守
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延熹三年瑯邪賊勞丙與太
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資
爲討寇中郎將仗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瑯邪人趙

彥者少有學術爲資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後漢書桓帝紀
黨錮傳方技傳

范津字文淵南陽人名知人爲北地太守舉郡人傅燮孝廉津後守漢陽燮亦爲護軍司馬討黃巾有功因素疾中官宦者趙忠譖毀之不得封出爲漢陽太守及燮到郡津與交代合符而去鄉里榮之

節後漢書
傅燮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爲潁川太

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
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爲大將軍率
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
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愼侯四年滎陽
賊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
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
臯拜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
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
馬伍宥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
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

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
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
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
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
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
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
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
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
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
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

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
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
兗二州兵須紹還卽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
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
儀不可爲人主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
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旣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
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人
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
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卽
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尙書事進素知

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
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
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
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
斯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
術亦尙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
顓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
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誅誅先帝
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
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

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
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
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
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
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
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
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
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
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

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
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
苗數受諸宦官賂遣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
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
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
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
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
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
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

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
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
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
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
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
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
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猶不從苗
謂進曰始其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
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
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

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
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
尹紹使洛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
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
里舍惟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請
進謝罪惟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
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
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
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
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

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
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
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
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
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
歛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
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
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
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
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

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尙書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人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闔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

複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昱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

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尙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追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後漢書
本傳

劉宏字子高安眾人中平五年爲司空時董卓兵士大盛以久不雨乃諷朝廷策免宏而自代之

後漢書靈帝
紀董卓傳及

注

劉逸字太過安眾人熹平五年六月爲司空

後漢書
靈帝紀

張璣

一作機

字仲景南陽涅陽人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

沙太守少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

南陽人物志

奇方

異治施世者多不能盡記其本末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信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仲景論廣伊尹爲數十卷用之多驗

皇甫謐甲乙經

仲

景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傷寒論十卷華陀讀而喜曰此真

活人書也又著金匱玉函要略三卷漢魏迄今家肄戶

習論者推爲醫中亞聖

襄陽志

初仲景總角造同郡何顒

顒謂曰君用思志精而韻不高後將爲名醫卒如其言

何顒別傳

國朝順治初葉縣訓導馮應鼇得仲景墓於縣

東郭門外仁濟橋西乃爲祠祀焉

舊志

宗承安衆人袁術以何顒不與交怒之甚後與承會於

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

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不亦可乎術乃

止

後漢書注

張津字子雲南陽人嘗客大將軍何進所與袁紹勸進

誅中常侍後爲交州刺史

後漢書何進傳
三國志吳志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漢末爲荊州從事建安中爲甘陵

府丞註前漢書

見前漢書叙例
有韓欸趙康程堅馮良何顒張溫宋忠

按南陽人物志又載

婁壽考後漢書岑彭傳同郡趙康穆宛人不云同縣則康非
爲新野人朱穆傳同郡趙康穆宛人不云同縣則康非
宛人可知魚豢典略曰程堅南陽舞陰人真誥曰馮良
南陽冠軍人何顒本傳云襄鄉人張溫本傳云溫穰人
經典序錄云宋中南陽章陵人隸釋婁壽南陽陰人不
隸今南陽縣境均不錄其餘云南陽人者一依人物志
舊志列入又隸釋載南陽太守秦頡碑陰有孝廉安眾
劉略子達孝廉安眾張儉子約孝廉宛史琬子俊上計
吏宛卓韶均不詳其
行事姑附記於此云

三國

黃忠

王連

李嚴

許慈

張存

郭攸之

陳震

呂父杜禕附

宗預

文聘

宗世林

宗子卿

婁圭

許攸

劉廙

州泰

鄧展

何晏

趙咨

謝景

李肅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
從子盤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
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
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
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
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
釜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
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
曰忠之名聲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
近親覩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

乎先注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

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三國志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
事葭萌進軍涿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強偏也及
成都旣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
校尉較鹽鐵之剝剝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材
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
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
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對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
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

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

陽太守

三國志蜀書本傳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穉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眾歸先主先主拜爲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

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
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
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尙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
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
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
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
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
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
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八年遷驃
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

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俱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詞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

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紉
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
前闕十二年平間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

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節三國志蜀書本傳及注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
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
有魏郡胡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
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
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並爲博
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

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
時尋楚撻以相震撻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
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傲其訟鬪之狀
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
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
業復爲博士

節二國志
蜀書本傳

張存字處仁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
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
言嘉嘆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
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

二國志楊
戲傳注

郭攸之南陽人性和順以器業知名於時仕蜀爲侍中與侍郎董允費禕等爲先主所簡拔迨事後主多所匡

益

見三國志董允傳諸葛亮傳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旣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祚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

册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
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
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
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
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
斟誨示其所以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天
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
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
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
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

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

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三國志蜀書本傳

呂父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
路隔塞遂不得還父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
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父及南陽杜
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父遷新都縣竹令乃心
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
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父募取兵五千人
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
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

眾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父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尙書代董允爲尙書令眾事無留門無停賓父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父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

三國志蜀書本傳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眾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

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
或承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
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
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
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
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
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尙書延熙十
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
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
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芝性驕傲自大將費禕等皆

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唇齒相顧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尊顏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咸熙元年春內徙洛陽道病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
其子琮立曹操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
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
耶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
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弱孤死無愧於地下
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欷歔
流涕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操旣
定荊州江夏與吳接境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
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曹丕立進爵長安鄉

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
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嘗自將以五
萬眾卒至圍聘於石陽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
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
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室中不起權果
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
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
去聘追擊破之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在江夏數
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
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先亡聘養子

休嗣休卒子武嗣

節三國志
魏書本傳

宗世林南陽人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
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世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
之志尙存後爲魏東宮官屬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
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也

圖書集成
引尙友錄

宗子卿南陽人建安二十四年南陽苦繇役宛守將侯
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裒率吏民與關羽連和時子卿爲
功曹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
郡守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羽
兵亦至矣音從之卽釋裒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

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三國志魏
太祖紀注

婁圭字子伯南陽人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贓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圭初與曹操有舊初平中天下義兵起圭亦在荊州北界合眾與劉表相依後詣操操以爲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劉表亡降表子琮又從破馬超等圭功爲多操嘗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其後操從諸子出圭亦隨從圭顧調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爲樂也人有白者操以爲有腹誹意遂見誅

三國志
崔

珍傳

注

許攸字子遠南陽人少與袁紹及曹操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操相攻紹日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執攸知不可爲謀乃亡詣操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時與操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操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

三國

志崔珍傳及注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

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甯自知不屢
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
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屢
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旣不能法柳下惠
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
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屢懼奔揚州道中爲賤
謝劉表曰考匆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
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
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
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屢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

至之閒考矧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旣往
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卽日到
廬江潯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
猶邇敢忘前施遂歸曹操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
文學曹丕器之命屢通草書屢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
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
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
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伯業
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
國初建爲黃門侍郎操在長安欲親征蜀屢上疏曰聖

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眾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

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
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
外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
才土崩之勢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
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
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
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廈潛思於
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操遂
進前而報厲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
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厲弟偉爲諷所引

當相坐誅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初偉與諷善屢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
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違聖人交友之義
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
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
與邇偉不從故及於難徙署丞相倉曹屬屢上疏謝曰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
止沸使不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
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屢嘗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馬九人

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
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
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
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
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
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好巧
既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
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
郵民而夢想以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
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

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奸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操甚善之屢著

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曹丕卽王位
爲待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弟
子臯嗣臯字伯陵陳留太守臯子喬字仲彥有贊世志

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

三國志本傳及注

州秦南陽人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
督江南諸軍事初荊州刺史裴潛以秦爲從事司馬懿
鎮宛潛數遣詣懿由此爲懿所知及征孟達秦又導軍
遂辟秦秦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至三十
六日擢爲新城太守懿爲秦會使尙書鍾繇調秦曰君
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

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
吏職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眾賓咸笑悅甘露元年爲
兗州刺史擊吳將朱異大破之四年爲都督鎮襄陽後
歷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算績效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
軍諡曰壯侯

三國志鄧
艾傳及注

鄧展南陽人建安中爲魏奮威將軍展善有手臂曉五
兵又能空手入白刃曾與曹丕論劍術因求與對時方
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丕三中其背展願復一交
又中其顙丕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
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授要道也展後封高

樂鄉侯

三國志文帝紀注

何晏字平叔漢大將軍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與夏后元等名盛於時正始中曹爽輔政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以前尚金鄉公主得賜爵爲列侯晏爲尚書主選舉

三國志曹真傳及注

內外眾職各得其才

晉書傳咸傳

八年秋七月晏

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

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
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
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言慎所與也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
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晏兼省
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十年與曹爽謀誅
司馬懿事覺爲懿所殺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好
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又與荀顛
等著論語集解十三卷今立學官被誅時有男五六歲
懿遣人錄之特原公主弗殺

三國志曹真傳及注 四
庫書目提要 國朝王而

農論曰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
傅嘏譏晏外靜內躁皆司馬氏之徒黨邪醜正加之不
令之名耳晏之逐異已而樹援也所以解散私門之黨
而厚植人才於曹氏也盧毓傳嘏懷寵祿慮子孫豈可
引爲社稷臣者乎籍令曹爽不用晏言父事司馬懿而
唯言莫違爽可不死且爲戴莽之劉歆若逮其篡謀之
已成而後與立異劉毅司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而
不亦晚乎爽之不足與有爲也魏主叡之不知人而輕
託之也乃業以宗臣受命矣晏與畢軌鄧颺李勝不與
爽爲徒而將誰與哉或曰圖存社稷者智深勇沈而謀
之以漸晏一旦蹶起而與相持激懿以不相下之勢而
魏因以亡夫曹芳以暗弱之沖人孤立於上叡且有忍
死待君相見無憾之語舉國望風而集者無敢踰司馬
氏之闔閭救災極溺而可從容以待乎懿之不可託孤
且勿論其中懷之叵測也握通國之兵爲功於闔外下
新城平遼東郤諸葛撫關中將吏士民爭趨以效尺寸
旣赫然矣惡有舉社稷之重付孺子於大將之手而能
保其終者哉王敦無邊徼之功故温嶠得制之於衰病
桓温有枋頭之敗故王謝得持之以從容奪孤豚於猛
虎之口雅士無所容其靜鎮智者無所用其機謀力與

相爭而不勝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是時同姓猜疏而無權一二直諫之臣如高堂隆辛毗者又皆喪亡曹氏一綫之存亡僅一何晏而猶責之已甚抑將責劉越石之不早附劉淵文宋瑞之不亟降蒙古乎嗚呼惜名節者謂之浮華懷遠慮者謂之鋸巧三國志成於晉代國司馬氏之書也後人因之掩抑孤忠而以持祿容身望風依附之逆黨爲良

圖公論沒人心盡矣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辨捷權爲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不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明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共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不嘲咨曰吳王頗知

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
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
摘句也不曰吳可征不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
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
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
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節吳主權
傳及注

謝景字叔發南陽宛人初爲吳太子孫登賓客登臨終

上疏曰謝景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登死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邵其次卽

景數年卒官

節三國志孫登傳

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眾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

三國志步騭傳注按三國志司馬

芝傳南陽圭秦嘗以言忤大將軍曹爽構考繫廷尉鄧颺訊獄將置秦重刑廷尉司馬歧數颺曰夫樞機大臣

齊陽縣志 卷二
五
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
罔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矚於是慙怒而退
人物志又有龐儉南陽人少失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
千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時賓婚大
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卽具白母母使儉
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爲夫婦儉及子
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爲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
銅買奴得翁今攷圭泰他無所見而南陽是時有州秦
疑圭爲州之誤龐儉佩文韻府引見風俗通尙
友錄以爲三國人而無蜀魏吳之分故並附此

晉

滕

脩

子並

孫含

樂

廣

見祠祀

子凱

鄭方

張輔

劉喬

孫耽曾

魯衰

趙彭

劉麟之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陸
凱臨終薦滕脩于孫皓曰滕脩清白忠勤姿才卓茂社
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留神思於是皓使代熊
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
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使持節都督
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
脩率眾赴難至巴邱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
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
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
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

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繼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關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崔遼所執死之

晉書本傳

鄭方字子回南陽處士也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齊王冏輔政專恣朝廷側目海內失望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冏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甯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以來

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晉書齊王冏傳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閒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疆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尙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

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宏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閒王顥專

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颺於是沉等與颺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颺沉等敗績颺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當赴颺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尙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

馬遷云遷之著述詞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
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戒人道之常中流小
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
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有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
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
大才故述辯士則詞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
以遷稱良史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

詞多不載

晉書
本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眾侯傳襲歷

三代祖屢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尙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尙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眾男累遷散騎常侍初稽紹爲大司馬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稽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床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嘿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

董艾執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
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
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宏
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
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
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
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暉
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宏征東大將軍劉準
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並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
眾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

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拒虓眾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間王暉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宏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宏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問親曲直旣均責有所

在廉簡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宏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廻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宏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

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
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
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
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
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
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
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
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
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
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

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
貪獻所懷唯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
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
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
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
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
猜甌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
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
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甌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
痛心疾首今邊郵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

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
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卞莊
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
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
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颺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
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
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璧劉琨分兵
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眾潰見
殺喬眾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

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尙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厯度支尙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厯著績桓元耽女婿也及元輔政以耽爲尙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厯尙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殖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廼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籠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

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義

始安太守義子成丹陽尹

晉書本傳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

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甿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况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掛金門而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

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
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
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
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衰不仕莫知其所終

晉書
本傳

趙彭南陽人致仕家居石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
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
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
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
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

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淇川東逝往而不返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嘿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彭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

參軍

節晉書
石勒傳

劉麟之字子驥

廬阜記云一字子輿號柴翁以嘗作柴桑令也

南陽人光祿大

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尙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
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
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
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
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
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
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在駕光臨宜
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
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
賓沖敕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

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
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岐在官
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
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
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
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
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晉書本傳

南北朝

宗炳

孫測從弟或族尙之

師覺授

滕演

劉湛

宗 慤 從子夫 岳

劉 胡

樂頤之 弟預

劉 蚪 子之遴 孫達三 廣德 之亨

仲威 蚪從弟坦

宗元卿 見祠祀

劉 颯 見祠祀 弟濂附

樂 靄 子法才 孫子雲 法藏

張孝秀

趙 鑿

趙 邕 父怡

張保洛

張 熠 子孝直

趙彥深 子仲將

宗如周

宗 懍

趙文深

樂 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

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辨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
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元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
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
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
栖邱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妙善琴書圖畫精於
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宏每從之未
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
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武
帝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

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

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且潛處考槃未臻

側席邱園良增虛仁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

不起采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

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

九年詔百官舉才江夏王義恭上表曰竊

見南陽宗炳操履閒遠思業真純砥節邱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妻羅氏亦有高情與

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

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
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諮
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而
結宇衡山欲懷向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
名山恐難徧睹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歷皆
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
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文帝遣樂
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
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
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炳有集十五

卷子朔南譙王義定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
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郎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少靜退不樂人閒歎曰家貧親老
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
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
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嶷徵
爲參軍不起測答府詔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
喪身自負土植松柏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
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

慕烏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
祖炳所作尙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
旨使求祿還爲南都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
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
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
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
藥遠來止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
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
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
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

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
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
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尙之等往來
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昕口致勞問測
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

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卧
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

甫謚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齊書本傳

南史宗炳傳

山谷題跋南陽宗少文孫茂源有祖風

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

聞茂源閉閣焚香作香餽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源

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按茂源疑是茂深之譌

彧之字叔粲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
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
餽遺一無所受武帝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
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
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
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時年五

十

宋書本傳南
史宗炳傳

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與劉虬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
末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永明三年刺史廬陵
王子卿表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與劉虬同徵爲通直郎

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以壽終

南齊書宗測傳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弟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闔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等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南史本傳

滕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侍郎秘書監義熙八年卒初爲記室參軍宋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出於演也

劉湛字宏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談襲封安眾縣五等男
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
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爲文章不喜談議本
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又不拜宋武帝爲太尉行
參軍賞遇甚厚武帝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爲功
曹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爲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
中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
論稱之服終除秘書丞出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宏並稱
其有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

未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爲南豫州湛改領厯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入拜尙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闕爲侍中
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
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宏輔政而王華王曇首
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
宏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
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瑗爲人故
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珍字季珪珍於江陵病
卒湛來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
吾亦得湛啟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
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得其

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啟權停彼葬頃朝
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
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
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
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使詰讓
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白以
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
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
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
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合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

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
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
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旣亡曇首又卒領
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
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並被任遇湛常
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
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
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欵又以其建義徵之甚
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嫌漸生以景仁轉管內任謂爲
閒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

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搆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厯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辜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奸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並諳前世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陵

轅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常謂所親曰劉班
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人吾亦看
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
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
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十月詔收
付廷尉肅明典刑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子黯大將軍
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並從誅湛弟素黃門侍郎徙
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

殺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

士流所怪

宋書本傳

宗慤字元幹

本傳

涅陽都鄉安眾里人

集古錄

叔父炳高尙

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

曰汝不富貴卽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

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

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

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

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

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忿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前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

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慤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
尋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
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慤率其所領先登眾
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三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慤爲南
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
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
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
至設以菜菹粟飴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
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
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

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
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眾云宗愨助
我及愨至躍馬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
年從獵墮馬折脚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愨
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卽
位爲甯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諡曰
肅侯太始二年詔以愨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

嗣

宋書本傳

夬字明揚

夬梁書作史按易夬揚於王庭夬字明揚則梁書史字當是夬字之譌府志兩存之人物

志疑夬爲史均誤

愨從子祖少文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少

有易系云

卷二人物上

七

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夬與尙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太孫卽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爲秣陵令遷尙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灾唯夬與侍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治中從事有名稱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夬與同郡樂靄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鎮軍蕭穎胄深相委

仗每事諮焉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尙書參掌
大選天監三年卒年四十九子曜卿嗣夫從弟岳有名
行州里稱之出於夫右仕歷尙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
中郎錄事參軍

梁書宗
夫傳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
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稱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
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文帝元嘉
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
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脩之爲雍州以胡爲西外兵參
軍甯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

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

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

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明

帝卽位除越騎校尉遷豫州刺史蠻畏之小兒啼云劉

胡來便止後爲晉安王子勛將兵敗被誅節南史鄧琬傳

樂頤南史作頤之字文德南陽滄陽人按樂世籍滄陽齊書南史並作涅陽人物

志作滄陽茲從志徙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

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

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

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

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尋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齊書南史

本傳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從事王與預，悲感闕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

其德卒官有一老嫗年可六七十行擔檪蔽葉將詣市

聞預死棄擔號泣曰失樂命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

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節齊書南史樂頌傳

劉蚪字靈禎

齊書作預一字德明

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

世孫也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

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帝

服鹿皮裕斷穀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爲荆

州教辟蚪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

之蚪等各修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卿表蚪及同郡宗測宗尙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

東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
蚪答曰蚪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
暮情於魚鳥甯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
元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閒樹下之節
遠澤旣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式蛙之義蚪
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
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
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
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謚文範先生子之遴之亨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蚪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

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
時有沙門僧惠有卓識每詣蚪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
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
昉見而異之吏部尙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
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卽調
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尙
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
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位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靄卽之
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爲荊州中從事梁
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

時劉顯韋稜並稱強記之遜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
中書侍郎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
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
守如故初之遜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象
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後牛奔墮車折臂
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
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
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秘書監出爲鄧州行事之遜意不
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
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

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奏免後爲都官尙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罍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

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鄧班固上而
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
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
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
次總戚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
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
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
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
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仕爲侯王雲起龍

驥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爲交好時周易尙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惟左氏傳尙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邱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

迄今五紀兼晚秋暑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
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
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蚪隱在百里洲早相知
聞帝偶匱乏遣就蚪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
議躓士云何能得眷願與其米蚪從之及帝卽位常懷
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
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
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
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疾其才
學問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

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著神錄五
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
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
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
遜深懷悼恨題其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梁書本傳南
史劉蚪傳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
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蚪談蚪見之遜之亨帝曰之
遜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
博士仍代兄之遜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
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並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

南鄭詔湘東王繹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爲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眾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少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尅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尙

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
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
解也明日有遺生鯉二頭者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也乃
放之夜夢來謝云當令君延壽爲政有異績吏人稱之
卒荊州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好
學負才任氣承聖中爲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於王綝
綝平陳太建中厯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遲位荊州
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
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梁書
劉之

迷傳 南
史劉蚪傳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虜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
所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
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眾曰湘境
人情易擾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
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
役竊以自許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
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眾齊東昏遣安城
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
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
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

元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
遂不閉以疑之元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
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元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
得其文書本末元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
悉無所問眾愧且服州部遂安梁天監中論功封荔浦
子邑二百戶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
未至蜀道卒時年六十二子泉嗣

梁書本傳南
史劉蚪傳

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南齊書
劉蚪傳

樂藹字蔚遠南陽清陽人晉尙書令廣之六世孫也方
頤隆準舉動醞籍家徙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

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尙幼所取惟書慤山此奇之又取
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其舉慤益
善之宋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刺史辟爲主簿景素爲南
徐州復爲征北刑獄參軍遷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
請州請之葬訖起焉時齊豫章王嶷爲武陵太守雅善
藹爲政及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
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
若案圖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嶷遣
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荆
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

一時蕩盡齊武帝引見藹爾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
用爲荊州涪中敕付以修復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
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以爲自晉王悅移鎮
以來府舍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
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
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共劉坦任以經略梁臺建遷
鎮軍司馬中書侍郎尙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艦軍糧
及朝廷儀憲悉資藹焉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
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
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

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宏恕焉二年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暄舒囚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進號征虜將軍卒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法藏

梁書南史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沈約見而稱之曰法才實才子齊和帝爲相國召爲府參軍鎮

軍蕭穎胄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樂藹出
鎮嶺表法才留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官服闋除中書
通事舍人出爲本州別駕入爲通直散騎侍郎遷尚書
右丞出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任將至百
金縣曹啟輪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秩若斯可以爲
百城表矣卽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
名辭不拜俄轉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
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皇太子以法才舊臣累有
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年六十三法藏位征西錄
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

光祿卿魏尅江陵眾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
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梁書本傳
南史本傳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
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
爲治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
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楮中展轉入東
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
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東林寺
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眾遠近歸
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

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博涉羣
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
三年卒年四十二室中皆聞非常香氣梁簡文甚悼傷
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梁書本傳
南史本傳

趙鑒宛人後魏時官至太常卿子榮仕隋後徙穰縣

趙邕字令和齊陽人潔白美髭眉元魏太和中給事左
右稍遷至殿中將軍邕父怡郢州刺史以邕寵召拜太
常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爲荊州刺史怡乃致母喪
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大
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將軍相州刺史邕後兼奉車

都尉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
爲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俄轉太府卿
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坐法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北史
本傳

張保洛南陽西鄂人家世好賓客尙氣俠頗爲北土所
知保洛少便於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尔朱榮統軍
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內從破尔朱兆於廣
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
縣伯邑四百戶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厯梁
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濟南初兼

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子默言嗣武平未衛將軍以帳內從高祖出山東以軍功至大官

節北史本傳

張熠

北史作燿

字景世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

永甯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功封長平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尙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遠役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財木耗損有關經構熠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

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
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諡曰懿子孝直
仕元魏加衛大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武定末司空騎兵

參軍

北齊書本傳
北史本傳

趙隱字彥深南陽宛人漢太傅熹之後高祖父難爲齊
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
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
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
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
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

不使人見率以爲常初爲尙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
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敝
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
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
文襄爲尙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
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
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
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
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
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

行臺都官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
既而內外甯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
縣簿爲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
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
喻卽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
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
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
夢驗矣卽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
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
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

卽輔贊太子知後事爲東南道行臺尙書徐州刺史爲
政尙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
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爲侍中仍掌機密河清
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尙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
史遷尙書令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爲祖挺
所閒出爲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爲司空轉司徒丁母憂
尋起爲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厯事累
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
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
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

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眾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母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彥深七子仲將知名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

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

北史本傳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詔後至度支尙書如周面狹長詔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踧踏自陳不謗詔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呼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是

侮反深眾咸服其寬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名希顏有文學仕至中書舍人希華博通經術爲荆楚儒宗

北史蕭登

傳

宗懔字元懔南陽涅陽人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寓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懔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

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二縣令遭母
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絕而復甦者三每旦有羣
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
所致梁元帝卽位擢爲尙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
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客况爭涉勲庸而無爵
賞尙書侍郎宗懍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
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
中五兵尙書吏部尙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
唯懍勸都渚宮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懍
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明帝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
賜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保定中
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著荆楚歲時記一卷

北史本傳

隋書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爲尚
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仕西魏
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
當時碑牘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
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
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

南陽縣志 卷二
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
文深之書遂被遺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尙難
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
焉至于碑牘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
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
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
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牘之功
增邑二百戶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外仕每須題牘輒復
追之後以疾卒

北周書
本傳

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尙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

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暉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多被籍沒暉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郎瑯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石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

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獨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
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爲中人管仲相
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
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運京兆郡丞
太子闕之意甚不悅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
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
天下畢至今葬期旣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
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
以元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

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
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
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尙書曰
眚灾肆赦此爲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云五
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云赦小過
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
未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
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痲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讐
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
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

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尙資輔弼况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幾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人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

失實是非可懼事出官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
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安之
宏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
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追改更嚴前制政令
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致削除
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
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尙或可止若天下皆
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輕典
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日高祖鑿雕
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

未踰年而遽窮奢靡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
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日都下之人徭賦稍
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
爛漫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
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日近見
有詔上書字誤者卽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
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
道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
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
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日昔桑穀生朝殷

王囚之獲福今元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
徹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民
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
此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
給帝曰樂運知疏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
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
帝頗感悟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
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闇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
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爲運寒心及見獲賞
又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

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
運爲廣州滄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
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
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
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

隋文帝覽而嘉焉

北周書
本傳